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  
第二十九回 招駙馬籠絡英雄 認公主成全窈窕

話說余大忠、廉勇聞胡爾仁之言，連忙詢問，胡爾仁道：「聞王、李二公，除武侯外最敬廣望君，今廣望君現到都城，正好往囑。」余大忠道：「恐其不為用力，奈何？」廉勇道：「我等只問他王將軍病勢，可言則言。」胡爾仁道：「國舅高見，應即往候。」二人稱善。不說同行拜訪。且說廣望君令武備等侍衛解各犯由正道而行，自卻由飛沙堤、合璧嶺沿途遊覽。凡過險隘之境，見前相樊嗣昌經營無不曲盡其勢，每低徊贊歎。及到都中，始知各犯俱於雲平嶺下梟訖。入朝高呼，島主降階扶起道：「太極藤橋昔造於神仙，今被斷，而先生修復，功績侔於神仙矣！」廣望君道：「賴主上洪福，得隱者指教及將士之力耳。」島主道：「先生之才之美，寡人欣悅莫喻，有愛公主年已及笄，四德兼全，非先生無其匹也。國母屢奏，願今侍箕帚。」廣望君聞命，忙俯伏奏道：「臣故國淪亡，兄喪家傾，誓復國家之仇，然後受室。」說罷痛哭，細奏篡奪等事緣由，島主亦為垂淚道：「且緩議之，先生勞矣！」廣望看乃收涕辭出。

文侯邀回府內洗塵，細詢始末，廣望君將遇避光、知常等談論指教俱言其詳。文侯歎道：「才德如此而淹沒無聞，吾與燭相竊位矣。」廣望君道：「諸公性甘淡泊，避仕如仇，居山惟恐不深，以孝悌力田為教，非二相國之過也。」文侯道：「前日，西邊五沙諸島百姓為貪婪官弁逼變，王將軍奉命，未兼旬而平復。上國材乾何皆傑出也？」廣望君道：「皆素蒙君侯之教育。」文侯道：「王安北回來，忽得重症，不能見人，屢使往，俱係李鎮南代為辭謝。」廣望君起身道：「想係過於勞心耳。速回去時順便視之，兼達盛情。」文侯道：「拜煩致意！不屈留了。」相送出門。廣望君問候過顧庶長、安太醫，後到廣歌巷內下車，入幽貞巷，進門只見司閻跪稟道：「將軍舊令：凡過午刻，非上意軍情，毋許傳報。」廣望君道：「日之夕矣，不應故違。可將韓某拜訪問疾登簿。」司閻叩頭領命。

廣望君出來，上車回府，見門外車馬停係，家人近前稟道：「有餘大夫、廉國舅、胡大夫攜樽候久。」廣望君聞知，下車趨進。余大忠等笑容相迎道：「聞君侯建出奇之偉績，深懷敬慕，謹奉薄酒以洗風尖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奉主上差遣，托諸君福庇，偶不辱命耳！」禮畢，分賓主坐定。胡爾仁道：「天已雲暮，正宜持盞聽教。」廣望君道：「今蒙辱臨，敝寓光輝，甚幸，豈敢復擾郇廚？」余大忠道：「虔誠潔觴，君侯不卻，已為深幸，如獲專收於宇下，叨愛之日甚長。」廣望君道：「既承濕賜，堅辭恐反得罪。」乃同入席。廉勇問金船事跡，廣望君略為應答，三人談頌不休。胡爾仁問道：「聞君侯視王安北疾，未知愈否？」廣望君笑道：「適才往候，聞人稱將軍過中即不會客，來晨仍須再去。」胡爾仁道：「餘大夫曾有事件煩王將軍，不期抱病，至今令人懸切。」廉勇接向余大忠道：「韓君侯亦李將軍故鄉知己，何不相托？」胡爾仁道：「國舅高見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如可效勞，自當勉力。」胡爾仁道：「餘大夫有令妹，才貌無雙，愛李將軍英俊，欲結絲羅，曾托王將軍執柯，不料拖病以致阻滯。聞李將軍敬信武侯、君侯、王將軍三公而已，意欲拜煩君侯鼎力，未敢造次。」廣望君道：「男宜室而女宜家，況及其時成就姻緣，亦係善舉，不佞當任其事。」余大忠大喜，滿斟巨觥，敬到前，揖道：「得蒙俞允，謹先鳴謝。」廣望君回禮還敬，四人開懷暢飲，更盡方歸。

次日，廣望君進幽貞巷來，適值李之英回府。登堂見禮，廣望君道：「聞王兄抱恙，可曾痊癒，煩引面候。」李之英見廣望君係同病心腹，便使家將傳報，乃同過暖閣，入穿堂，進套房，至書房，只見王之華迎出道：「君侯建亙古未有之勳，欽犯全獲，舊仇亦復，真大快事也！」廣望君見之華面如帶器芙蓉，毫無病狀，笑道：「偶然耳，如兄指頤面定亂誅貪，曷勝敬服！再者，聞受重托而中推病，絕無回音，豈不令人急殺？」王之華蹙眉道：「當時只謂此事極易，何期李將軍堅執不允，弟實報對他們，故假推病，然晨昏猶切勸之。今得君侯來，弟喜有幫手矣！」李之英道：「終日絮絮叨叨，殊覺煩瑣，幾欲避逃。」廣望君道：「此女頗賢，門楣相對，仍當俯就，不可過於執拗。」之英道：「聞其四德皆亞於公主，弟方怪君侯痛哭辭婚之非，欲明日上本，請代執柯。」王之華噴然而笑，廣望君亦笑，起身道：「媒錢五分，當回彼事不諧矣。」之英道：「君侯回都，尚未洗塵，且弟等與武侯睽隔久遠，亦欲詢問，胡為乍來急去？豈嬖臣之命如軍令嚴緊，時刻不可誤耶！」廣望君笑道：「若非嚴緊，何致王兄躲避稱疾耶？」乃復坐下，談論竟日方歸。

到門下車，家將稟道：「餘大夫、廉國舅俱著家人問信數次，適才，廉國舅、胡大夫俱到，來在堂上。」廣望君進府，見二人下階，忙趨迎道：「不知駕臨，有失迎候。」胡爾仁道：「君侯竟日勞矣，所事定然就矣。」廣望君搖首道：「難，難！百般開導，他反引弟為比，並無微隙可乘。效力不週，敢煩代復餘大夫，請另托高才！」廉勇道：「還係君侯來日重新勸諭，或者從命，亦未可料。」廣望君道：「若係好說，何須竟日？雖百往亦係徒然，並非不竭力也。」胡爾仁向廉勇道：「如此，告別了罷？」廣望君道：「日之夕矣，菲酌勿辭！」廉勇道：「餘大夫現在守候回音，弟等須早復之，免其忤切。」廣望君道：「既如此，不敢屈留。」送至儀門而別。

二人到余大忠家，照廣望君的話說過一遍，大忠怒道：「李家這小畜生如此不中抬舉！看他倔強到那裡去？」胡爾仁問道：「昨日聞廣望君亦當朝力辭公主，未知係何樣辭法？」余大忠道：「他仍辭得婉轉，不過痛哭，以大仇未報為詞，並非推托公主。」胡爾仁道：「這也係不辭而辭。據小弟愚見，國舅還須力勸娘娘，決意務使廣望君依從，並奏明主上，將小姐賜李將軍婚。以君命臨之，彼安能辭忠？」大忠、廉勇齊道：「此計大妙！必須如此行法，方於事有濟。」說畢別去。

次早，余大忠到廉勇家內，廉夫人接見。大忠道：「今日之來為二妹子婚姻，須得賢妹進宮與娘娘如此這般計議，自然成就。」廉夫人道：「都係自家的事，豈憚煩勞？況又有益於娘娘，更當竭力。」廉勇道：「夫人可速動身，我留大舅爺守候佳音。」廉夫人應允，使丫鬟將花籃入園彩各種鮮花，同上轎車，往宮中行。守門人員俱係熟的，並不阻滯。進宮朝見稱賀，廉妃問道：「嫂嫂所賀何事？」餘氏道：「聞主上昨賜廣望君為駙馬，公主才貌無雙，駙馬英雄蓋世，真正無比一對好夫妻，理當拜賀。」廉妃道：「此事仍在未定之間。」餘氏驚訝道：「莫非嫌其係外國人，娘娘不肯？」廉妃道：「外國人既仕於本國，即本國之人。只當擇人，不當擇地。有駙馬如彼，吾復何嫌？卻係廣望君推托，故未定耳！」餘氏道：「這事豈可容他推托？主上玉音既出，則通國皆知，如何更改下嫁他人？且除廣望君，亦更無堪此任者。昨聞傳言，妾私心甚喜。結得英雄親眷，日後彼此多少倚靠。後問他，他又說得不清，令妾好生疑惑。是以特來探問，方知倒係廣望君之意。據妾論此事，仍要立意專主。在軍民人家，去此適彼，尚為笑話，況堂堂大國之公主乎？」廉妃道：「嫂嫂所見極是。吾方思其開導彼之人耳。」餘氏道：「聞廣望君最信的係武侯，西庶長亦所敬重。若使合謀，應可成就。」廉妃道：「待主上回宮奏明，請命二侯曉諭。」餘氏道：「文侯、武侯自無旁誘，其如廣望君執意何？必須使不推托方好。」廉妃道：「嫂嫂高明，吾細與主上計算可也。」餘氏將花分贈諸宮娥，便往見公主。

島主退朝，見花瓣在地，問從何來，廉妃奏道：「小童嫂于餘氏，聞非霞定有駙馬，特來朝賀，並帶鮮花分與宮女。」島王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駙馬二字仍未可稱。」廉妃道：「小童也是這般說法。據嫂于言，外面俱稱已經定了。」島王道：「妃子哥哥難道不知？」廉妃道：「據問廉勇說係未定，百姓卻喧傳廣望君係選中的駙馬。」嫂于云：「豈有一國之君輕將公主許人！只道廉勇係戲謔她。」島王道：「此事且緩議之。」廉妃道：「誠如聖諭。小童聞廣望君秉性直烈，須使所敬信者婉轉開導。」島王道：「其所敬信莫如武侯，明日召還諭之。」廉妃道：「主上似此費心，非霞有托矣！」島主乃復出御便殿，須臾，諸臣皆集。島主視文侯道：「寡人久不見武侯，欲召來都，並問各事，誰人可代其任？」李之英奏道：「臣願往護理。」島主點首欲允，只見胡爾仁奏道：「李將軍雖才幹有餘，但浮金亦是強敵。受盟之後，既不可挑事，又未便疏防。仍須老成持重、熟習地利人和者為是。」島王道：「所言辦甚有理。」文侯道：「天井關材乾不少，莫若著武侯於副裨中擇可用者，使之暫護。」島主准奏，即差文侯長子、

下大夫西青捧詔往天井關。

卻說武侯坐鎮浮金半壁，惟以德化民，以義教士。自聞廣望君遇避光諸人，更留心探求巖穴。政事之暇，或南或北，或城或野，或三日五日不歸，或五日十日又出，雖未逢奇人，亦未嘗厭倦。偶然欲訪九谷諸叟，便將執事派定，令將吏不得懈怠，使茅重為御，更衣上車，出天井關向西北進發，次日行至蟠湖地方，見眾人圍住喧嘩，及到跟前看時，灘上坐著個面白如玉，鬚鬚若丹的人，腳下放著個革囊，一柄如意鉞，一面蠅刺牌。這牌乃鐵索編成，環上皆有蒺藜釘，四邊高起鐵火袋，交戰可架隔器械，入水以撐御鯨鱷。視其形狀甚是雄壯。問屬何方人氏，答道：「浮石合璧嶺居祝因兄弟往琛珠島歸來為鱗族所搏，故下河道殺水怪，直過大洋。至此湖內，冷熱不勻，渾身癢，頗難搔，故上岸暫歇，訪酒飲之，再去追尋。借問此間有香醪否？」旁邊人道：「本鎮美酒有松花白，各島馳名。」那人向革囊中摸出圓珠一顆，如龍眼大，光輝耀目，向說松花白者道：「小子離水腳軟，敢煩代易美酒。」這人接珠前去，易得一壇扛來，那人稱謝，剝去封頭就口而飲。武侯使茅重將食盒內綠筍送與下酒，那人也不稱謝，接到便吃。霎時筍了而酒有餘，乃將囊中光珠探出，如食棗栗，約吃下八九顆，酒亦罄荊復將雙腳盤圈坐好，把囊底提起，傾出明珠，揀七色珠各一顆，又將餘者收入，扣於帶上，雙手捧著七顆珠，到車跟前道：「承惠賜，以聊報瓊。」武侯憑拭而起，俯身接道：「微物，何足言酬！敢問壯士，此珠得於何方？有甚用處，均祈指示！」那人道：「各珠各用，載在寶史。若問來處，乃係龍為鯨魚所吞，珠隨水滾，皆聚於旋渦底。」武侯道：「聞旋水渦底，輕重諸物皆不存留，何能聚珠？」那人道：「珠質之輕者不均，圓而不滾者，俱不存留；其輕重均勻，體質最圓者，始不得出，只在渦內滾旋。惟將革囊之口撐開，中用機括，底安磁石，另用布包鐵沙先於渦邊投下，後投革囊。布包鐵沙旋入水底則散珠著鐵性，皆為磁石引入囊中，復為旋水旋出。收而食之，其性耐饑解渴，駐顏壯氣，所益甚廣。」武侯猶欲再問，只見那人轉身道：「不陪了。」挽牌攜鉞躍入湖中，踏水如履平地。行約裡許，旋身拱手而沒。看的眾人個個稱奇道異。

武侯將珠置於盒內審玩，真正瑩光燦耀，滾逐不停。交茅重收藏，發轍向前。行過湖邊，漸入曲塢。雖無層巒峻嶺，而茂林深箐，幽邃之致。只顧貪觀山景，不覺黃昏。四望無有人煙，只得驅車前進，漸漸黑暗。茅重心慌，乃靠坡而行。幸有依稀亮光，得見山形潤影。武侯看那亮光隨車可疑，使停住，視從何來。茅重道：「出自盒縫。」武侯恍然道：「此珠光也！」命將盒蓋揭開，光華如火燄噴出，四週畢見。乃令取竹去枝，於竿首四分之一，將赤色明珠一顆嵌入紮好，豎於車上，餘者收貯。明珠照得百步之內明白如晝。又行過多路，正不見有宇台，地面漸闊，路徑迂迴岔出。茅重著急道：「聞此中多毒蛇猛獸，今無宿處，如何是好？」武侯道：「命在於天，憂之何益？」忽聞遠處有吠聲，武侯道：「這不是宿處麼？」茅重順著吠聲來處，緩緩迎上，轉過平岡，進入塢口，推過石橋，只見數椽茅屋，一隻黃犬吠去吠來。車到場上，正欲敲門，忽聞戶內說道：「更深時候，犬吠不休，定有人到。」呀呀將門開開。

看其年紀，約四十餘歲，背後稚童執著燃著的荊條。武侯下車，向前拱手道：「日暮失於投宿，敢假宇下依棲一宵。」那人道：「尊容來自何處？」武侯道：「由蟠湖來，緣貪看山川秀麗，致忘棲托。」那人道：「待稟家尊，即便復命。」說罷，進去。

須臾，出來請道：「荒村草舍，毋嫌簡慢！」武侯道：「冒昧蒙情，受惠不校。」乃同進中堂，見二老者拱立迎候。武侯道：「在下因貪看山水，致誤宿處，今蒙老丈不棄，受惠良多。」老者道：「高賢降臨，光輝茅舍。簡慢之罪，祈為原諒！」於是，見禮坐下。老者道：「請問二公高姓大名？府居何處？」武侯道：「在下姓仲名卿，居於蟠湖。請問老丈高姓？」老者道：「老拙姓陳名惠；此是舍弟，名德；前開門的是小兒，名壽。」武侯道：「老丈真是福壽雙全，實為可賀！」老者道：「觀足下紅光滿面，舉止高雅，必非閒散之人。如雲遊山玩水，此乃虛言也。」武侯自思：「此者必高人隱者，諒說明無妨。」遂答道：「老丈，長者，亦不敢隱，實乃客卿武侯也。」三人大驚，匍伏道：「大人降臨，有失迎接，望求恕罪！」武侯忙扶起：「丈人不必如此，請坐好談。」於是一同坐下，言談一回，遂寢。

次日天明，起身教辭，老者送出，上車回關。一路青山綠水，觀之不荊正看間，望見塢旁半山石上坐著二位老者，好似下棋的光景。武侯想道：「此二者一穿紅，一穿白，有仙風道骨之象」於是下車步上嶺來，立在穿白老者之後觀看。二老者正在求分勝敗之時，心在棋上，並未見武侯上來。那穿白者忽飛一炮打車，武侯失聲道：「打不得！」紅衣老者抬頭見武侯，遂問道：「足下何來？」武侯道：「為觀山水，在此經過，見老丈在此下棋，故未驚動。方才失口，多有得罪！」白衣老者道：「公執國柄，何暇閒遊？」武侯道：「我乃讀書之士，有何國柄可執？」紅衣老者道：「公游硬水而來，為浮金社稷之臣。我等皆知。」武侯知是異人，答道：「二位既知，我亦不隱，實乃仲卿也。然二位既有先知之明，望賜教我心中之事！」白衣者道：「君位極人臣，而心憂周室之仇。即天道輪還，得之與失之相同，又何必君心血乎？致於君之終身，我有詩一首，乃足下一生事業也。詩曰：二之姻緣只日成，治河工業在戊寅。他年名在凌煙閣，六甲驚醒夢黃梁。」言畢，即拱手道：「君且速回！詔旨不日來召也。我等廬山會友，不得奉陪！」言後騰空而去。

武侯即下山，上車回關。眾將接入，報：「天使到。」即出迎接，進關開讀之。道：「大人可速起身，免得主望。」武侯道：「主上可安？眾大夫可好？」西青道：「皆無甚事，只因公主姻事召君回國也。」武侯道：「詔內命仲卿將印務選擇委護，今使廣廣多換平無累到來，便起身矣。」西青道：「如此，青先行復命。君侯待平將軍到，發轍可也。」武侯開筵款待，問朝中近事，西青道：「無有不決案件，只有廣望君辭婚懇切，青父婉勸，亦未見從。」武侯道：「子郵過於固執，不佞到都，自應細為開導。」西青道：「君侯善勸，自然聽從。」說罷辭別，武侯送出關外。回來令茅重換黃廣多，往競羊城代平無累去。又令周極往蟠湖山內查清投宿村莊並路程回報。二人去了數日，只見周極回來稟道：「踏尋再三，並無似當夜山岡廬舍溪橋形象。次日，平無累亦到，武侯將英劍、令旗、冊籍交付，登車往都進發。沿途州邑大夫奉令不敢迎送並饋酒食等事。」

於路無話，數日到了岫羅墩，進得午朝門，值日將軍奏明，即刻宣入保元殿。武侯朝見，島主親手扶起賜坐，慰勞備至。命天祿司排宴，令文武百官畢集相陪。三爵之後，再賜三爵，武侯離席，俯伏而辭。島主笑道：「今得先生到都，寡人心胸頓暢，特加三爵，諸卿無需陪，日後不以為例可也。」武侯飲畢，謝過恩，島主道：「諸卿無事者可俱退朝，惟武侯先生暫緩。」武侯乃復住腳。

百官退出，島主道：「召先生來都，一者問闊多久，二者為非霞公主婚姻。寡人前曾親許韓卿，韓卿並不措詞，只是痛哭，復命文侯勸解，依然如此。今欲煩先生委婉執柯，其勿辭勞！」武侯道：「韓速忠義成性，時刻心懷故主。其悲慟者，念及國覆家亡，不能自己耳。臣以天恩渥厚，開導自當遵依也。」島主道：「廉妃因其固執，近時飲食俱減。」武侯道：「臣往諭之。」乃辭出朝。

至午門外，見廣望君、李鎮南街前相待，武侯道：「安北何不領宴？」李之英道：「現告病假。」武侯道：「所患何症？」廣望君低聲笑道：「為債回不去耳！」武侯道：「且候過西、顧二公後往視之。」乃同往西、顧二府，又到安太醫、駱大夫宅拜望，便進將軍府來。入到內堂，之華迎出，武侯笑道：「蓮華似六郎，言真不誣，何云病而假也？」廣望君道：「適已與兄言過，為債回不去耳。」武侯笑道：「欠什麼債？」廣望君將余大忠要強將妹子許李之英的話細細說明，武侯笑向廣望君道：「他的債可躲，我今亦有事故，這債卻不能躲也。」三人問道：「有何事故？」武侯道：「也是與安北同樣的生意。」廣望君聽得，滿臉生愁。李之英道：「莫不是為非霞公主麼？此事原係廣望君拘執故土，不知今生可能得返，豈可自絕宗祧？」廣望君呢呢連聲道：「看，說人的話好聽麼！」武侯道：「也是正理。」廣望君道：「他們胡為辭餘家？」李之英道：「餘家是何等樣人？拿來相比，太不倫了。此事君侯須當主之。公主下嫁，既出玉音，廣望君不遵，難道有另行更易之理？」武侯道：「子郵毋庸再辭了！」廣望君道：「兄長有所未知。此日若尚公主，或他時天使其便，得以領兵航海復仇，殊多阻礙，若掣攜同行，則軍之勝負尚未可知，成何事體？若不帶去，安能忍心棄之？」武侯道：「賢弟殆未之思也。此地到中國，出圍水而上，為難又加難；若中國到此地，入圍水直

下，易而又易耳。他時得便，領兵報國，無須掣去。功成高蹈，回此隱居團聚，豈不美哉！」李、王齊道：「武侯所論，詳且盡矣。廣望君更不必強辭矣！」廣望君道：「惟兄長命！」武侯欣然入朝復命，島主大喜，立命小監入後宮奏知，廉妃更喜。餘氏適在跟前，即時稱賀，便奏道：「武侯真係天才！廣望君執性，在朝無人能進片言，武侯才開口，就俯首聽從，不知是如何說法？」廉妃道：「自然以理服其心，而又素所尊重者也。」餘氏道：「娘娘高見。妾另有下情，懇求作主！」廉妃道：「嫂嫂有何事故？」餘氏道：「妾妹子長公主二歲，大忠欲與李將軍結親，無奈固推。廣望君亦曾圓成，仍未依允。聞武侯亦李將軍所尊重，若得片言，自無不聽。但大忠與武侯交談，托之終屬無用，不敢勞娘娘奏知主上，請武侯鼎力成全。」廉妃道：「俱係至親，況此亦屬美事，廣望君尚從，李鎮南應無不聽命也！」餘氏大喜，俯伏謝恩辭歸。

再說島主見小監復命，便命余大忠監造駙馬府。文侯等退朝，回駕入宮。廉妃賀畢，島主道：「此事大虧武侯！」廉妃道：「中國降來四人，武侯為之首而又年長，自然語無不從。適才嫂嫂餘氏言他的妹子長非霞兩歲，余大忠欲許李鎮南，無奈堅辭。欲得武侯成全其事，求妾奏明主上，未知可否？」島主道：「李之英既拒絕，何不許王之華？」廉妃道：「誠如聖諭。聽武侯於兩將軍內斟酌可也。」次日，島主宣武侯、廣望君上殿，言余大忠有妹子，欲許李之英，使為執柯，二人領命出朝。廣望君道：「弟看之英、之華循規蹈矩，不但武士中罕有，雖文儒內亦少似二人之矜持者。」武侯道：「年少慎重，真大器也！」廣望君道：「聞之華以天闈卻餘氏之請，事亦可疑。今我們前去，可許添一家要嫁之華，看他若何。」武侯道：「即說余大忠仍有堂妹子便了。」一路商量，不覺已到府門，下車直入。李、王迎出道：「二位君侯何由並至？」廣望君道：「特來為兩位賢弟賀喜。」答道：「四人同流異國，有何可喜？又何可賀也？」廣望君笑道：「弟等先曾勸我，今到爾們了。」武侯道：「余大夫有二妹，皆色藝冠世，主上命同子郵執柯。」李之英驚道：「弟非不婚，但餘氏何人？豈屑與結絲蘿？此事寧死不從！」王之華道：「余大忠只有一妹，知弟天闈，已經斷念，今如何又增出一妹來？」廣望君道：「賢弟原來不知，余大夫親妹一人，係今許李賢弟者；有堂妹二人，長者適國舅廉勇，今許賢弟，乃其幼者也。」李之英道：「管他一妹二妹，我等頭可斷，婚不可從！」武侯道：「此言差矣！國仇家難均未報得，如何使輕言死？」答道：「二位君侯足以辦之，無庸弟等也！」廣望君猶欲再勸，李之英道：「可從之事，二位君侯吩咐，豈有不從？所不從者，終不能從也！請善為辭，無徒費力。」武侯道：「我亦知餘氏非匹，但奉君命，應屈屈從。若復命不獲如意，請自奏辭可也。」二人道：「何必又另費事？今就同上朝何如？」武侯笑道：「且緩商量，胡為亟亟若此？」李之英道：「無可商量，若非決絕一番，冤家終莫斷念。」廣望君向武侯道：「倒是聽他二人面辭，省得我們費事。」武侯乃同上車入朝，島主與廉妃正在蕊珠樓看花，內詩人奏，隨召四人上樓。島主、廉妃俱立起身來。武侯等知係廉妃，自前朝拜，廉妃答禮退回後樓。島主笑問李之英道：「寡人代卿主婚，武侯、駙馬作伐，亦非常有之事。」李之英俯伏嗚咽道：「聖恩深重，雖肝腦塗地，不能稍報涓埃。但臣有願在先，誓於復仇之後始治家室，懇主上俯鑒微衷，存臣殘喘！」說罷痛哭。島主問之華道：「王卿若何？」王之華俯伏道：「臣之誓願與李之英同時共立，求主上鑒察！」島主又道：「聞卿天闈，有之乎？」之華奏道：「此丑疾也，不敢達於聖聰！」島主正欲細問，只見內監領四個宮女，各執珠蕊，近前奏道：「娘娘言珠蕊六十年一開，極為難得。今武侯、駙馬、二位將軍皆是天才，應各賜一枝，以見際遇之攏。」島主道：「妃子所奏甚是，卿等可俱領戴。」內監、宮女各代插於冠中玉合花內。武侯等俯伏謝恩。宮女即為四人理裳，島主扶起平身，宮女含笑而入。

島主命內監並賜文侯不敷出、顧庶長、余大夫各一枝，乃問武侯道：「天闈能醫否？」武侯道：「須斷盡七情六欲意念三十六個月，加以藥力調治，自可全除。」王之華道：「豈有能斷盡意念三十六個月者？」只見內監出奏道：「娘娘言王將軍有病，自應只許李將軍。如仍不從，娘娘召王將軍進見面問。」島主笑道：「王卿可恭奉慈諭。」王之華只得隨內監轉過串閣，逕由曲樹旋到後樓，只見廉妃迎下道：「王將軍，汝瞞得人好也！」王之華道：「臣有何事敢瞞娘娘？」廉妃道：「且問爾李將軍是男子是婦人？」之華見問，心內大驚，強笑道：「那有婦人做將軍之理？」廉妃笑道：「要有，自不只一個。卿可從實說來！」之華道：「臣雖與相處多時，並不知他是男子是婦人。」廉妃笑道：「卿是男子是婦人？」之華道：「娘娘休得取笑！」說罷轉身道：「臣是外臣，不便久在娘娘跟前取咎。」廉妃笑道：「卿是天闈，便多耽遲也不妨事。只問汝與李將軍兩耳垂上如何俱有眼孔？」之華道：「中國習俗，凡生子者，愛之恐其疾病，則為女妝，是以兩耳珠皆有通眼。」廉妃道：「原來如此？腳內無骨何也？」之華道：「焉有腳內無骨之理？」廉妃道：「因疑李將軍是婦人，故使宮女插花理裳，以便細看。豈宮女未捻腳靴耶？」原來，之英、之華係表姊妹，李重進被圍，安心殉國，使二人男妝逃出，請兵復仇，不期漂入浮石，不料又被廉妃識破。當下，之華想道：「先捻腳時，深為可疑，今料難瞞，不如直道罷！」乃上前俯伏道：「臣等為國亡家覆，欲往鄰邦借兵報仇，不期漂到上國，諸事望娘娘包涵！」廉妃問道：「李將軍怎麼樣？」之華道：「與臣相同。」廉妃道：「如此，二人拜小童為母如何？」之華大喜，慌立起身來，行了八拜之禮。廉妃道：「既已言明，則須改妝。」令宮女引入後閣，並令召李將軍面諭。

卻說之英見之華往後樓去，心中志志忑忑，忽聞召他，內監又帶笑容而目注視，情知有故，端立不動。島主道：「妃子召卿。」之英道：「外臣不應入宮。」內監跪奏道：「王將軍已說清了，娘娘只召李將軍當面一決。」島主起身視之英道：「寡人帶卿同往如何？」之英難於再辭，只得隨島主進後樓，並不見之華。廉妃帶笑道：「李將軍原來有婦，自應堅卻餘氏之姻。」島主道：「如何知其有婦？」廉妃道：「現在這裡。」回視宮女道：「可請公主出來朝見。」李之英聽得，疑惑不已。只見宮女擁出來的正是之華，朝見畢，島主驚道：「這是王卿？如何裝作女子？」廉妃笑道：「問李之英便知其詳。」島主轉問之英，正難回答，只見之華走到跟前，附耳將廉妃疑係女子，令宮娥視耳摸腳，已經試破，並認為公主的話說明，請亦拜為母，之二元首。之華扶到廉妃面前，廉妃道：「且先更衣，再見禮罷。」之華同宮女引入後去。島主不知底裡，心疑，亟問，廉妃將見二人行步猜似女子，因借賜珠蕊花枝，使宮女審察，果然耳有雙眼，靴如無腳，實係假妝。召詰出來，已認為公主，逐細說明。島主鼓掌笑道：「奇事！奇事！」之華領著之英出來朝見，島主問道：「二位公主夙昔行徑，武侯知否？」之英奏道：「妾等為請救兵，更裝殺出重圍，並無知者。」島主笑道：「為著非霞選擇駙馬，費盡氣力，今又添兩個年亦相等的，如何是好？」廉妃奏道：「妾想武侯未有家室，二女已是桃夭時候，非二女不足以配武侯，舍武侯，二女亦無擇婿處。」之英、之華連忙俯伏奏道：「妾等願終身服侍娘娘，若是歸於武侯，這卻斷斷使不得！」廉妃問道：「何也？」之英奏道：「妾等同舟共處多時，今歸武侯，是無私有弊了。」島主道：「毋妨！真假自有分別，寡人且出問之。」乃到前樓。文侯、顧庶長、余大忠俱來，賜珠蕊，島主問道：「武侯、駙馬同李、王二將軍相處孰久？」廣望君道：「臣於某時朝賀始與兩將軍相識，仲卿自中國借來，相處最久。」島主問武侯道：「然乎？」武侯答道：「臣自大通附船，各訴同病衷情，心契志合，如手如足，臣最久與相處。至於天闈，則未之知也。」島主道：「今據李將軍自稱亦有暗疾，此事如何辦理？寡人且將二子幽居宮中，以待其愈。」顧庶長奏道：「自古未有人居幽宮禁之理！」島主笑道：「兩庶長可後行，從容議之。」武侯等聞命即退。島主道：「武侯請便，駙馬亦且暫緩。」武侯乃同余大忠下樓，出朝相別。島主問廣望君道：「駙馬可曾細詰二將軍來歷？」廣望君道：「臣自黃山追隨仲卿，誤以赤鯉為馬，乘之落於浮金之赤龍潭，不圖再見仲卿矣。及與復聚，始知其由故國同李之英、王之華飄流到此。其中來歷，實未深知。」島主乃將之英、之華原係女子男妝，今被廉妃識破，認作公主，欲使俱歸武侯，二女不可，詳細說明，三人深為駭異。島主笑道：「此事且莫說明，寡人主之，三卿執柯可也。」文侯等齊聲道：「必須如此，方成事體。臣等謹遵恩命辦理！」乃同退下出朝，到武侯府內。武侯迎問道：「三公後來，聞李、王二將軍消息否？」顧庶長道：「兩人消息且緩言之。今主上因武侯功勞顯赫而室家尚虛，有猶公主年已及笄，才德兼優，特命下嫁以奉君侯箕帚。」武侯道：「不佞已有妻子，何敢復以公主為妾？」廣望君道：「家鄉無有返期，妻子處兵亂之際，存亡未卜，安可斷絕宗祧？」武侯道：「賢弟此言差矣！天若棄吾，雖再多娶，適增罪戾。若不當絕，妻子定然無恙。」文侯道：「主命如何違悖？君侯不遵，請自面辭！」武侯道：「似此，無辜纏擾，也輪到我身上來！」廣望君道：「弟也是這般說。且同去面君定奪便了。」四人乃同出門，登車入朝，島主召入鴻淵閣，問道：「武侯何緣不豫？」武侯奏道：「適蒙聖思念及旅臣家室，銘骨鏤肝，

無以稍報。但臣有妻子，斷不再娶！」文侯道：「卻主上天恩，已為不順；甘孤身無後，又為不孝。」武侯道：「如逼臣娶，只要有三件事俱全方可。」島主道「那三件？」武侯道：「一、皇親宗室大臣世家不娶；二、非中華生長不娶；三、無文武全才不娶。」島主大笑，文侯、顧庶長、廣望君齊笑。島主道：「此三事安能得全？武侯既不願娶，李、王二將軍亦係同樣。依寡人之意，將武侯府、將軍府並合通聯，先生同李、王二將軍終身相處如何？」武侯俯伏道：「謝主上天恩！」顧庶長道：「君前無戲言！」武侯道：「情願同二將軍終身相處，並不敢欺談。」文侯道：「武侯中計矣！」武侯驚道：「仲卿中何計？」廣望君乃附耳將二人實係女子的話細細告訴，武侯駭然道：「焉有此事？」顧庶長道：「所謂猶公主者，適所認也，又與君侯『三不娶』之意相合，可改為『三必娶』矣！」武侯復奏道：「臣與二將軍同居多時，今告完姻，恐傷風化。」島主道：「寡人自有道理。」乃使內監將細話傳入珠蕊樓。

之英、之華聞得，懇求廉妃道：「此事有玷名教，斷不能行，千祈作主。」廉妃道：「二人貞堅，我已深知矣，然亦不可不表明白。」隨命內監回奏，請開璣珠庫，取白貞珠作證。正是：童身若果非完璧，覲面如何對異殊？

欲知如何作證之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